

紅

樓

夢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十六冊



杭州圖書館

◎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

紅樓夢第五十二回

偏兒情掩蝦鬚鏡 勇晴雯病補孔雀裘

原字不  
何不刪去

話說賈母道：「正是這個了。上次我要說這話，我見你們大事多如今又添出些事來，你們固然不敢抱怨，未免想着我只顧疼這些小孫子孫女兒們，就不體貼你們這當家人了。你既這麼說出來，便好了。因此時薛姨媽、李嬌娘都在座，邢夫人及尤氏等也都過來請安，還未過去。賈母因向王夫人等說：『今日我纔說這話，素日我不說，一則怕違了鳳丫頭的脸，二則衆人不服。今日你們都在這裡，都是經過妯娌姑嫂的，還有誰這麼想得到的？沒有薛姨媽、李嬌娘、尤氏齊笑說：『真個少有，別人不過是禮上的面情兒，實在他真疼小姑子小叔子，就是老太太跟前也是真孝順。』賈母點頭歎道：『我雖疼他，我又怕他太伶俐了，也不是好事。』鳳姐兒忙笑道：『這話老祖宗說差了，世人都說太伶俐聰明，怕活不長。世人都說世人都信，獨老祖宗不當說，不當信。老祖宗只有伶俐聰明過我十倍的，怎麼如今這麼福壽雙全的？只怕我明兒還勝老祖宗一倍呢。我活一千歲後，等老祖宗歸了西，我纔死呢。』賈母笑道：『衆人都死了，單剩你們兩個老妖精有什麼意思？』說的衆人都笑了。寶玉因惦記著晴雯等事，便先出園裡來，到了屋中，藥香滿室，一八不見，只有晴雯獨卧於炕上，臉上燒的飛紅，又摸了一摸，只覺燙手，忙又向爐

紅樓夢

第五十二回

上將手烘煖伸進被去摸了一摸身上也是火熱因說道別人  
去了也罷麝月秋紋也這麼無情各自去了晴雯道秋紋是我  
攆了他去吃飯了麝月是方纔平兒來找他出去了兩個人鬼  
鬼祟祟的不知說什麼必是說我病了不出去寶玉道平兒不  
是那樣人况且他並不知你病特來瞧你想來一定是找麝月  
來說話偶然見你病了隨口說特瞧你的病豈也是人情乖覺  
取和兒的常事便不出去又不與他相干你們素日又好斷不  
肯爲這無干的事傷和氣晴雯道這話也只是只是疑他爲什麼  
忽然又瞞起我來寶玉笑道等我從後門出去到那窗戶根下  
聰聽說些什麼來告訴你說著果從後門出去至意下潛聽麝  
紅樓夢 第二回

二

抄去管失  
獨來已脈  
甚矣病之  
力思之

平兒遂成  
寶玉知己

月悄悄問道你怎麼就得了的平兒道那日彼時洗手時不見  
了二奶奶就不許吵嚷出了園子即刻就傳給園裡各處的媽  
媽們小心訪查我們只疑惑那姑娘的丫頭本來又窮只怕小  
孩子家沒見過拿起來是有的再不料定是你們這裡的幸而  
二奶奶沒有在屋裡你們這裡的宋媽去了拿着這支鐲子說  
是小了頭墜兒偷起來的被他看見來回二奶奶的我赶忙接  
了鐲子想了一想寶玉是偏在你們身上留心用意爭勝要強  
的那一年有個良兒偷玉剛冷了這二年閒時還常有人提起  
來起應這會子又跑出一個偷金子的來了而且更偷到街坊  
家去了偏是他這麼着偏是他的人打嘴所以我倒忙叮嚀宋

實玉只恐人  
批評自己的  
心儀力已  
未嘗欠人  
只知押戲印

媽千萬別告訴寶玉。只當沒有這事。總別和一個人提起。第二件老太太太聽了生氣。三則襲人和你們也不好看。所以我問二奶奶只說我往大奶奶那裡去來着。誰知鐺子褪了口。丟在草根底下。雪深了沒看見。今兒雪化盡了。黃澄澄的映著日頭。還在那裡呢。我就揀了起來。二奶奶也就信了。所以我來告訴你們。你們以後防着他些。別喚他到別處去。等襲人回來。你們商議着變個法子打發出去。就完了。麝月道。這小媳婦也見過些東西。怎麼這麼眼淺。平兒道。究竟這鐺子能多重。原是二奶奶的。說這叫做蝦鬚鐺。倒是這顆珠子重了。晴雯那蹄子是塊爆炭。要告訴了他。他是忍不住的一時氣上來。或打或罵。

紅樓夢

第卅回

三

依舊嚷出來。所以單告訴你留心就是了。說著便作辭而去。寶玉聽了。又喜又氣又嘆喜的是平兒竟能體貼自己的心。氣的是墜兒小竊。喚的是墜兒那樣伶俐。做出這醜事來。因而回至房中。把平兒的話一長一短告訴了晴雯。又說他說是個要強的。如今病了。聽了這話。越發要添病的。等好了再告訴你。晴雯聽了。果然氣的蛾眉倒蹙。鳳眼圓睜。即時就叫墜兒。寶玉忙勸道。這一喊出來。豈不辜負了平兒待你我的心呢。不如領他這個情。過後打發他出去。就完了。晴雯道。雖如此說。只是這氣如何忍得住。寶玉道。這有什麼氣的。你只養病就是了。晴雯服了藥。至晚間。又服了二和夜間。雖有些汗。還未見效。仍是發燒。

頭疼鼻塞聲重次日王太醫又來診視另加減湯劑雖然稍減了燒仍是頭疼寶玉便命麝月取鼻烟來給他聞些痛打幾個嚏噴就通快了麝月果真去收了一個金銀雙金星玻璃小扁盒兒來遞給寶玉寶玉便揭開盒蓋裡面是個西洋珐琅的黃髮赤身女子兩肋又有肉翅裡面盛着些真正上等洋烟晴雯只顧看畫兒寶玉道聞些走了氣就不好了晴雯聽說忙用指甲挑了些抽入鼻中不見怎麼便又多爹挑了些抽入忽覺鼻中一股酸辣透入額門接連打了五六個嚏噴眼淚鼻涕登時齊流晴雯忙收了盒子笑道了不得辣快拿紙來早有小子頭子遞過一搭子細紙晴雯便一張一張的拿來醒鼻子寶玉笑

紅樓夢

第五回

四

問如何晴雯笑道果然通快些只是太陽還疼寶玉笑道越發盡用西洋藥治一治只怕就好了說着便命麝月往二奶奶處那說就說我說了姐姐那裡常有那西洋貼跟疼的膏子藥叫做依佛哪我尋一點兒麝月答應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半節來便去找了一塊紅緞子角兒鉸了兩塊指頂大的圓式將那藥焙和了用簪挺攤上晴雯自拿著一面靴兒鏡子貼在兩太陽上麝月笑道病的蓬頭鬼一樣如今貼了這個倒俏皮了二奶奶貼慣了倒不大顯說畢又向寶玉道二奶奶說了明兒是舅老爺的生日太太說了叫你去呢明兒穿什麼衣裳今兒晚上再打點齊備了省的明兒早起費手寶玉道什麼順手就是什麼

寶玉如生忘  
却自己是個  
男子。技於此  
愛之人。只去  
記。近。淫。熱  
抑。意。心。  
管。事。家。人。  
送上好。好。可  
味。吹。嘆。

罷了一年開生日也鬧不清。說着便起身出房往惜春屋裡去。看畫兒。剛到院門外邊。忽見寶琴小了頭名小螺的從那邊過去。寶玉忙趕上問那裡去。小螺笑道：「我們二位姑娘都在林姑娘屋裡呢。我如今也往那裡去。」寶玉聽了，轉步也便和他往蘆湘館來。不但寶釵姐妹在此，且連岫煙也在那裡。四人圍坐在薰籠上，叙家常。紫鵲倒坐在暖閣裡，臨牕戶做針線。一見他來，都笑說：「又來了一個，沒了你的坐處了。」寶玉笑道：「好一副冬閣，集艷圖，可惜我進來了。」橫豎這屋子比各屋子暖，這椅子坐着並不冷。說着，便坐在黛玉常坐的地方上，搭着灰鼠椅搭一張椅子上，因見暖閣之中有一玉石茶盆，裡面攢三聚五，栽著一盆紅樓夢。第五回

單辨水仙。寶玉便極口讚道：「好花，這屋子越暖，這花香的越濃。怎麼昨兒沒見？」黛玉笑道：「這是你家的大總管，賴入奶奶送薛二姑娘的，兩盆水仙，兩盆臘梅，他送了我一盆水仙，送了雲丫頭一盆臘梅。我原不要的，又恐辜負了他的心，你若要我，轉送你如何？」寶玉道：「我屋裡却有兩盆，只是不及這個。琴妹妹送你的如何？」又轉送人，這個斷斷使不得。黛玉道：「我一日藥引子不離火，我竟是藥培着呢。那裡還攔的住花香來？」薰越發弱了。況且這屋子裡一股藥香，反把這花香攪壞了。不如你抬了去。這花兒倒清淨了，沒什麼雜味來攪他。」寶玉笑道：「我屋裡今兒也有個病人煎藥呢，你怎麼知道的？」寶玉笑道：「這說哥了，我原是

無心話，誰知你屋裡的事，你不早來聽古記兒，這會子來了，自驚自怪的。寶玉笑道：「偕們明兒下一社，又有了題目了，就咏水仙臘梅，黛玉聽了，笑道：『罷罷，再不敢做詩了。』做一回，罰一回，沒的怪羞的，說着，便兩手握起臉來。寶玉笑道：『何苦來？又打趣我做什麼？我還不怕臊呢。』你倒握起臉來了。寶釵因笑道：『下次我邀一社，四個詩題，四個詞題，每人四首詩，四個詞，頭一個詩題，咏太極圖，限一先的韵，五言排律，要把一先的韻都用盡了一個不許剩。』寶琴笑道：『這一說，可知是姐姐不是真心起社了。這分明是難人要論起來，也強扭的出來。不過顛來倒去，弄些易經上的話生填，究竟有何趣味？我八歲的時節，跟我父親到西

紅樓夢

卷三

六

海沿上買洋貨，誰知有個真真國的女孩子，纔十五歲，那臉面就和那西洋畫上的美人一樣，也披着黃頭髮，打着聯垂滿頭，帶着都是瑪瑙珊瑚，貓兒眼，祖母身上穿着綠金綵織的鑽子，甲洋綉襖，袖帶着倭刀，也是鑲金嵌寶的，實在畫兒上也沒他那麼好。看有人說他通中國，的詩書會講，五經能做詩填詞，因此我父親央煩了一位通官字煩他寫了一張字，就寫他做的詩。衆人都稱道字異，寶玉忙笑道：『好妹妹，你拿出來，我們瞧瞧。』寶琴笑道：『在南京收著呢。』此時那裡去取寶玉聽了，大夫所望，便說沒福得見這世面。黛玉笑拉寶琴道：『你別哄我們，我知道你這一來，你的這些東西，未必放在家裡，自然都是要帶上來的。』

這會子又扯說沒帶來，他們雖信，我是不信的。寶琴便紅了臉，低頭微微笑，不答。寶釵笑道：「偏這舉兒，假說這些話，你就伶俐的太過了。」黛玉笑道：「帶了來，就給我們見識見識也罷了。」寶釵笑道：「箱子籠子一大堆，還沒理清呢。」知道在那個裡頭呢？等過日子收拾清了，找出來，大家再看罷了。」又向寶琴道：「你要記得，何不念念我們聽聽？」寶琴答道：「記得他做的五言律一首，要論外國的女子，也就難爲他了。」寶釵道：「你且別念，等我把雲兒叫了來，也叫他聽聽。」說着，便叫小螺來吩咐道：「你到那裡去，就說我們這裡有一個外國的美人來了，做的好詩，請你這詩瘋子來聽去。」再把我們詩瘋子也帶來。」小螺笑着去了半日，只

紅樓夢

第七回

七

聽湘雲笑問那一個外國的美人來了，一頭說，一頓走，和香菱來了。衆人笑道：「人未見形，先已聞聲。」寶琴等讓坐，遂把方纔的話重告訴了一遍。湘雲笑道：「快念來聽聽。」寶琴因念道：

昨夜朱樓夢

今宵水國吟

島雲蒸大海

嵐氣接叢林

月本無今古

情緣自淺深

漢南春歷歷

焉得不關心

衆人聽了，都道難爲他，竟比我們中國人還強一語未了，只見麝月走來說：「太太打發了人來告訴，二爺明兒一早往舅舅那裡去，就說太太身上不大好，不得親身來。」寶玉忙站起来答應。

黛玉觀去後  
人長已也

厥悻悻之先  
達中禮防以  
自持曲之侍  
出令人心折  
骨酥而兩人  
若心拱背之  
殊不憚也

一淫偷位  
玉玉玉玉  
方接上文  
有奉勸也  
達之妙

道是因問寶釵寶琴你們二位可去寶釵道我們不去昨兒單  
送了禮去了大家說了一回方散寶玉因讓諸姐妹先行自己  
在後面黛玉便又叫住他問道襲人到底多早晚回來寶玉道  
自然等送了殯纔來呢黛玉還有話說又不能出口出了一則  
神便說道你去罷寶玉也覺心裡有許多話只是口裡不知要  
說什麼想了一想也笑道叫兒再說罷一面下臺階低頭正欲  
邁步復又忙回身問道如今夜越發長了你一夜咳嗽幾次醒  
幾遍黛玉道昨夜夜裡好了只咳嗽兩遍却只睡了四更一個  
更次就再不能睡了寶玉又笑道正是有句要緊的話這會子  
纔想起來一面說一面便挨近身來悄悄道我想寶姐姐送你  
紅樓夢 第五回

的燕窩一語未了只見趙姨娘走進來瞧黛玉問姑娘這幾  
天可好了黛玉便知他從探春處來從門前過順路的人情忙陪  
笑讓坐說難得姨娘想者怪冷的親自走來又忙命倒茶一面  
又使眼色給寶玉寶玉會意便走了出來正值吃晚飯時見了  
王夫人又囑咐他早去寶玉回來看晴雯吃了藥此夕寶玉便  
不命晴雯挪出暖閣來自己便在晴雯外邊又命將薰籠抬至  
暖閣前麝月便在薰籠上睡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未明晴雯便  
叫醒麝月道你也該醒了只是睡不設你出去叫人給他預備  
茶水我叮醒他就是了麝月忙披衣起來道借們叫他起來穿  
好衣裳抬過這火箱去再叫他們進來老媽媽們已經說過不

叫他在這屋裡，怕過了病氣，如今他們見偈們擠在一處，又該  
嘍叨了晴雯道：「我也是這麼說。」二人纔叫時，寶玉已醒了，忙起  
身披衣，麝月先叫進小丫頭子來收什爻了，纔命秋紋等進來。  
一同伏侍寶玉梳洗已畢，麝月道：「天又陰陰的，只怕下雪穿一  
套毡子的罷。」寶玉點頭，即時換了衣裳，小丫頭便用小茶盞捧  
了一盞碗建蓮紅棗湯來，寶玉喝了兩口，麝月又捧過一小碟  
法製紫薑來，寶玉嚼了一塊，又囑咐了晴雯，便忙往賈母處來。  
賈母猶未起，米知道寶玉出門，便開了屋門，命寶玉進去。寶玉  
見賈母身後寶琴面向裡睡著未醒，賈母見寶玉身上穿著荔  
支色咳嗽呢的箭袖，大紅猩猩毡盤金彩綉石青粧緞沿邊的  
紅樓夢 卷三十一

排穗褂。賈母道：「下雪呢，麼寶玉道：「天陰着，還沒下呢。」賈母便命  
鴛鴦來把昨兒那一件孔雀毛的氅衣給他罷。鴛鴦答應走去，  
果取了一件來，寶玉看時，金翠輝煌，碧彩爛灼，又不似寶琴所  
披之鳧曆裘，只聽賈母笑道：「這叫做雀金泥，這是俄羅斯國拿  
孔雀毛拈了線織的，前兒那件野鴨子的，給了你小妹妹，這件  
給你罷。」寶玉磕了一個頭，便披在身上。賈母笑道：「你先給你娘  
瞧瞧去，再去。」寶玉答應了，便出來，只見鴛鴦站在地下，揉眼睛。  
因自那日鴛鴦發誓絕婚之後，他總不合寶玉說話。寶玉正自  
日夜不安，此時見他又要迴避，寶玉便上來笑道：「好姐姐，你瞧  
瞧我穿着這個好不好？」鴛鴦一捧手，便進賈母屋裡來了。寶玉

情到決絕

實直乃

而水

鴛鴦天生

來竟

只得到了王夫人屋裡給王夫人看了。然後又回至園中。給晴  
雯麝月看過。來回覆賈母說。太太看了。只說可惜了的。叫我仔  
細穿。別遭塌了。賈母道。就剩了這一件。你遭塌了。也再沒了。這  
會子特給你做這個。也是沒有的事。說着。又囑咐不許多吃酒。  
早些回來。賈玉噙了幾個。是老嫵嬖跟至廳上。只見寶玉的奶  
兄李貴王榮和張若錦趙少華錢昇周瑞六個人。帶着焙茗伴  
鶴鋤藟掃紅四個小廝。背著衣包。拿着坐褥。籠着一匹雕鞍彩  
轡的白馬。已伺候多時了。老嫵嬖又囑咐他們些話。六個人連  
應了幾個。是忙捧鞍墜蹬。寶玉慢慢的上了馬。李貴王榮籠着  
嚼環。錢昇周瑞二人在前引導。張若錦趙少華在兩邊緊貼寶

紅樓夢 第五回

十

玉身後。寶玉在馬上笑道。周哥錢哥。偕們打這角門走罷。省了  
到老爺的書房門口。又下來。周瑞側身笑道。老爺不在書房裡。  
天天鎖着。爺可以不用下來罷了。寶玉笑道。雖鎖着。也要下來  
的。錢昇李貴都笑道。爺說的是。就托懶不下來。倘或遇見賴大  
爺林二爺。雖不好說。爺也要勸兩句。所有的不是。都派在我們  
身上。又說我們不教給爺禮了。周瑞錢昇便一直出角門來。正  
說話時。頂頭見賴大進來。寶玉忙籠住馬。意欲下來。賴大忙上  
來。抱住腿。寶玉便在籠上站起來。笑着。搗手說了幾句話。接着  
又見個小廝。帶着二三十人。拿着掃帚簸箕進來。見了寶玉。都  
順牆垂手立住。獨爲首的小廝。打了個千兒。就請爺安。寶玉不

太作威福  
宜及視

知名姓只微笑點點頭兒馬已過去那人方帶人去了于是出了角門外有李貴等六人的小廝直幾個馬夫早預備下十來匹馬專候一出角門李貴等各上馬前引一陣煙去了不在話下這裡晴雯吃了藥仍不見病退急的亂罵大夫說只會哄人的錢一劑好藥也不給人吃庸員笑勸他道你太性急了俗諺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又不是老君的仙丹那有這麼靈藥你只靜養幾天自然就好了你越急越昏手晴雯又罵小丫頭子們那裡攢沙去了歇著我病了都大膽子走了明兒我好了。一個個的纔揭了你們的皮唬的小丫頭子定兒忙進來問姑娘做什麼晴雯道別人都死了就剩了你不成說着只見墜

紅樓夢 第五回

十一

兒也踏進來可晴雯道你瞧瞧這小蹄子不問他還不求呢這裡又放月錢了又散菓子了你該跑在頭裡了你往前些我是老虎吃了你墜兒只得往前湊了幾步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將他的手抓住向枕邊拿起一丈青來向他手上亂戳又罵道要這爪子做什麼拈不動針拿不動線只會偷嘴吃眼皮子又淺爪子又硬打嘴現世的不如戳爛了墜兒疼的亂喊窮月忙拉開按着睛雯躺下道你纔出了汗又作死等你好了要打多少打不得這會子鬧什麼睛雯便命人叫宋嬷嬷進來說道寶二爺纔告訴了我叫我告訴你們墜兒狠懶寶二爺當面使他他撥嘴兒不動連襲人使他也背地裡罵今兒務必打發

此等處  
石上酒味  
風雲四行

晴雯自傲  
 類人 倨傲  
 于外 及讓  
 人 似好  
 人 此等  
 是 其失  
 則 似人  
 口 似好  
 且 見晴  
 雯目  
 中 妄  
 然 自  
 至 自  
 法 也  
 之 之  
 心 心  
 金 金  
 初 初  
 之 之  
 變 變  
 一 一  
 味 味  
 任 任  
 性 性  
 不 不  
 計 計  
 利 利  
 會 會  
 却 却  
 是 是  
 真 真  
 血 血  
 性 性  
 人 人  
 能 能  
 交 交  
 心 心  
 不 不  
 比 比  
 於 於  
 世 世  
 故 故  
 有 有  
 意 意  
 似 似  
 作 作  
 孽 孽  
 有 有  
 根 根  
 也 也

他出去明兒實二爺親自回太太就是了。宋嬷嬷聽了心下便知蠟子事發。因笑道：「雖如此說，也等花姑娘回來知道了，再打發他晴雯道實。」二爺今兒千叮嚀萬囑咐的，什麼花姑娘草姑娘的，我們自然有道理。你只依我的話，快叫他家的人來領他出去。麝月道：「這也罷了，早也是去，晚也是去，早帶了去，早清淨。」一日宋嬷嬷聽了，只得出去，喚了他母親來，打點了他的東西，又見了晴雯等，說道：「姑娘們怎麼了？你姪女兒不好，你們教導他，怎麼攆出去也，到底給我們留個臉兒。」晴雯道：「這話只等甄玉來問他，與我們無干。」那媳婦冷笑道：「我有胆子問他去，他那一件事，不是聽姑娘們的調停，他總依了，姑娘們不依，也未必。」

紅樓夢 第五回

中用。比如方纔說話，雖背地裡，姑娘就直呼他的名字。在姑娘們，就使得在我們就成了野人了。晴雯聽說，越發急紅了臉，說道：「我叫了他的名字了，你在老太太跟前告我去，說我野，出攆我去。」麝月道：「嫂子你只管帶了人出去，有話再說。」這個地方，豈有你叫喊講禮的？你見誰和我們講過禮，別說嫂子你，就是頭大奶奶林大娘，也得擔待我們三分。就是叫名字，從小兒直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吩咐過的，你們也知道的。恐怕難養活巴巴的，寫了他的名字兒，各處貼着，叫萬人叫去，為的是好。一聲爺，老太太還說呢，此是一件一則我們這些人，常回老太太。」

口角興利

寫府日  
有府月  
既不見  
人不足  
受即  
西人  
西人

太太的話去可不叫着名回話。難道也稱爺。那一日不把寶玉兩字叫二百遍。偏嫂子又來挑這個了。過一天。嫂子開了在老太太跟前聽聽。我們當着面兒叫他知道了。嫂子原也不得在老太太跟前當些體統。差使。成年家只在門外頭混。怪不得不知道我們裡頭的規矩。這裡不是嫂子久站的。再一會不用我們說話。就有人來問你了。有什麼分証的話。日帶了他去。你回了林大娘。叫他來。找二爺說話。家裡上千的人。他也跑來。我也跑來。我們認人問姓。還認不清呢。說着便叫。小了頭子。拿了擦地的布來擦地。那媳婦聽了。無言可對。亦不敢久站。堵氣帶了墜兒就走。宋嬷嬷忙道。怪道你這嫂子不知

紅樓夢

第五回

三

規矩。你女兒在屋裡一場臨去時。也給姑娘們磕個頭。沒有別的謝禮。他們也不希罕。不過磕個頭。盡心罷咧。怎麼說走就走。墜兒聽了。只得翻身進來。給他兩個磕頭。又找秋紋等。他們也並不採他。那媳婦噙聲嘆氣。口不敢言。抱恨而去。晴雯方纔又閃了風。著了氣。反覺更不好了。番騰至掌燈。剛安靜了些。只見寶玉回來。進門就陪聲頓腳。麝月忙問原故。寶玉道。今兒老太太喜喜歡歡的。給了這件褂子。誰知不防後襟子上燒了一塊。幸而天晚了。老太太不理論。一面脫下來。麝月瞧時。果然有指頂大的燒眼。說這必定是手爐裡的火迸上了。這不值什麼。趕着叫人悄悄拿出去。叫個能幹織補匠人織上就是了。

非妄三人徒  
界保之竭力  
唾受白死鴻  
瓜印不惜不  
如此寫也

紅樓夢 第五回

古

說着，就用包袱包了，叫了一個嫗嫗送出去，說：「趕天亮就有幾  
好千萬別給老太太太太知道，婆子去了半日，仍就拿回來，說  
不但織補匠能幹裁縫，匠並做女工的，問了都不認的，這是  
什麼，都不敢攬，麝月道：「這怎麼好呢？明兒不穿也罷了。」寶玉道：  
「明兒是正日子，老太太太說了，還叫穿過這個去呢。」偏頭一  
日就燒了，豈不掃興？晴雯聽了半日，忍不住翻身說道：「拿來我  
瞧瞧罷，沒那福氣穿就罷了。」說著，便遞給晴雯，又移過燈來，細  
瞧了一瞧，晴雯道：「這是孔雀金線的，如今僭們也拿孔雀金線，  
就像界線似的，界密了，只怕深可且的過去。」麝月笑道：「孔雀線  
現成的，但這裡除你還有誰會界線？」晴雯道：「說不的，我拚命罷。」  
寶玉忙道：「這如何使得？纔好了些，如何做得活？」晴雯道：「不用  
你，蠅蝎螫的我，自知道。」一面說，一面坐起來，挽了一挽頭髮，  
披了衣裳，只覺頭重身輕，滿眼金星亂迸，實實掌不住，待不做，  
又怕寶玉着急，少不得狠命咬牙捱着，便命麝月只幫着拈線，  
晴雯先拿了一根比一比，笑道：「這雖不很像，要補上也不狼顯。」  
寶玉道：「這就很好。」那裡又找俄羅斯國的裁縫去，晴雯先將裡  
子折開，用茶盃口大小一個竹弓釘紉在背面，再將破口四邊  
用金刀刮的散鬆鬆的，然後用針縫了兩條，分出經緯，亦如界  
線之法。先界出地子來，後依本紋回來織補。補兩針又看看，織  
補不上三五針，便伏在枕上歇一會。寶玉在傍，一時又問吃些

此字本在  
寶玉感念  
三。何必作  
幻亦訓  
非

滾水不吃。一時又命歇一歇。一時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一時又拿個枕頭給他靠著。急的晴雯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罷。再熬上半夜。明兒眼睛摳癢了。那恰怎麼好。寶玉見他着急。只得胡乱睡下。仍睡不着。一時只聽自鳴鐘已敲了四下。剛剛補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鬚毛來。麝月道。這就狠好。要不留心。再看不出。的寶玉忙要了麝熊笑說。真真一樣了。晴雯已嗽了幾聲。好不容易補完了。說了一聲。補雖補了。到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啜啜了一聲。就身不由主睡下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從碧人母病回玄以張一碎一臥釵未

紅樓夢

只為晴雯抱病補裘一事。正占傷和  
館法然成。同坐他年觸目傷心處

耳。

紅樓夢

杭州圖書館

紅樓夢第五十三回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話說寶玉見晴雯將雀裘補完已使得力盡神危忙命小丫頭子來替他搥着彼此搥打了一會歇下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已大亮且不出門只叫快請大夫一時王大夫來了診了脈疑惑說道昨日已好了些今日如何反虛浮微縮起來敢是吃多了飲食不然就是勞了神思外感却倒輕了這汗後失調養非同小可一面說一面出去開了藥方進來寶玉看時已將疎散驅邪諸藥減去倒添了茯苓地黃當歸等益神養血之劑寶玉一面忙命人煎去一面嘆說這怎麼處倘或有個好友都是我的

寶玉此時  
不能仁刻  
骨

紅樓夢 第五回

夢人別身使  
心者也

罪孽晴雯睡在枕上嗒道好二爺你幹你的去罷那裡就得了勞病了呢寶玉無奈只得去了至下半年說身上不好就回來了晴雯此症雖重幸虧他素昔是個使力不使心的人再者素昔飲食清淡飢飽無傷的這賈宅中的秘法無論上下只畧有些傷風咳嗽揔以爭餓為主次則服藥調養故於前一日病時就餓了兩三天又謹慎服藥調養如今雖勞碌了些又加倍培養了幾日便漸漸的好了近日園中姐妹皆各在房中吃飯炊爨飲食甚便寶玉自能要湯要藥調停不必細說襲人送母孃後業已回來麝月便將墜兒一事並晴雯攆逐出去也會問過寶玉等語一一的告訴襲人襲人也沒說別的只說大性急了

惡世權主也

若此婦人  
必法法樣  
逐句已於  
紅人法樣  
兒母七法  
不着月  
公向淨

只因李純亦因時氣感冒那夫人正害火眼迎春抽烟皆過去  
朝夕侍藥李純之病又接了李嬌娘李致李縉家去任幾天寶  
玉又見襲人常常思母含悲晴雯又未大愈因此詩社一事皆  
未有人作興便空了幾社當下已是臘月離年日近王夫人和  
鳳姐兒治辦年事王子騰陞了九省都檢點賈雨村補授了大  
司馬協理軍機參贊朝政不題且說賈珍那邊開了宗祠着人  
打掃收什供器請神主又打掃上屋以備懸供遺真影像此時  
榮寧二府內外上下皆是忙忙碌碌這日寧府中尤氏正和來  
同賈蓉之妻打點送賈母這邊的針線禮物正值了頭捧了一  
茶盤押歲銀子進來回說興兒回奶奶前兒那一包碎金子共  
紅樓夢 第五回

是一百五十三兩六錢七分裡頭成色不等總領了二百二十  
個銀子說着遞上去尤氏看了一眼只見也有梅花式的也有  
海棠式的也有筆定如意的也有八寶聯春的尤氏命收拾起  
來興兒將銀銀子快快交<sub>(回)</sub>了進來了環答應去了一時賈珍  
進來吃飯買箸之妻迴避了賈珍因問尤氏偕們春祭的恩賞  
可領了不曾尤氏道今兒我打發蓉兒關去了賈珍道偕們家  
雖不等這幾兩銀子使多少是皇上天恩早關了來給那邊老  
太太送過去置辦祖宗的供上領皇上的恩下則是托祖宗的  
福偕們那怕用一萬銀子供祖宗到底不如這個有禮面又是  
沾恩錫福除偕們這麼一<sub>(二)</sub>家之外那些世襲窮官兒家要不

伏着這銀子，拿什麼上供過年。真正皇恩浩蕩，想得週到。尤氏道：「正是這話。」二人正說著，只見人回哥兒來了。賈珍便命叫他進來，只見賈蓉捧了一個小黃布口袋進來。賈珍道：「怎麼去了？」這一日，賈蓉陪笑回說：「今兒不在禮部關領了，又在光祿寺庫上，因又到了光祿寺，纔領下來了。」光祿寺老爺們都說問父親好，多日不見，都着寔想念。賈珍笑道：「他們那裡是想我？」這又到了年下了，不是想我的東西，就是想我的戲酒了。一面說，一面瞧那黃布口袋上有封條，就是皇恩永錫四個大字。那一邊又有禮部祠祭司的印記，一行小字道：「是寧國公賈演榮國公賈法恩賜永遠春祭賞共一分，淨折銀若干兩。」某年月日，龍禁尉

紅樓夢

第壹回

三

候補侍衛賈蓉當堂領訖值年寺丞某人，下面一個硃筆花押。賈珍看了，吃過飯，盥漱畢，換了靴帽，命賈蓉捧着銀子跟了來。回過賈母王夫人，又至這邊，問過賈赦邢夫人，方回家去。取出銀子，命將口袋向宗祠大爐內焚了，又命賈蓉道：「你去問問你那邊二嬸娘，正月裡請吃年酒的日子，擬了沒有？」若擬定了，叫書房裡明白開了單子來，偕們再請時，就不能重複了。舊年不留神，重了幾家人家，不說偕們不留心，倒像兩家商議定了。送禮怕費事的一樣，賈蓉忙答應去了。一時拿了請人吃年酒的日期單子來了。賈珍看了，命交給賴昇去看了。請人別重了。這上頭的日子，因在廳上看着小廝們抬圍屏，擦抹几案，金銀

供器只見小厮手裡拿著一個稟帖並一篇賬目回說黑山村  
烏庄頭來了賈珍道這個老砍頭的今兒纔來賈蓉接馮稟帖  
和賬目忙展開捧著賈珍倒背著兩手向賈蓉手內看去那紅  
票上寫着門下庄頭烏進孝叩請爺奶奶萬福金安並公子小  
姐金安新泰大喜大福榮貴平安加官進祿萬事如意賈珍笑  
道庄家人有些意思賈蓉也忙笑道別看文法只取個吉利兒  
罷一面忙展開單子看時只見上面寫着大鹿三十隻獐子五  
十隻麂子五十隻暹豬二十個湯豬二十個龍豬二十個野猪  
二十個家臘猪二十個野羊二十個青羊十個家湯羊二十  
個家風羊二十個鮮鮓魚一百個各色雜魚二百觔活鷄鴨鵝  
各二百隻風鷄鴨鵝二百隻野鷄野獾各二百對熊掌二十對  
鹿筋二十觔海參五十觔鹿舌五十條牛舌五十條鯉乾二十  
觔榛松桃杏艸各二口袋大對蝦五十對乾蝦二百觔銀霜炭  
上等選用一千觔中等二千觔柴炭三萬觔御田胭脂米二担  
瑯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杭五十斛雜色梁穀各五十斛下  
用常米一千担各色乾菜一車外賣梁穀牲口各頂折銀二千  
五百兩外門下孝敬哥兒頑意兒活鹿兩對白兔四對黑兔四  
對活錦鷄兩對西洋鴨兩對賈珍看完說帶進他來一時只見  
烏進孝進來只在院內磕頭請安賈珍命人拉起他來笑說你  
還硬朗烏進孝笑道不瞞爺說小的們走慣了不來也鬧的慌

他們可都不是願意來見見天子脚下世面。他們到底年輕。怕路上有閃失。再過幾年就可以放心了。賈珍道：你走了幾日。烏進孝道：叫爺的話。今年雪大。外頭都是四五尺深的雪。前日忽然一暖。一化。路上竟難走的。狼狽攔了幾日。雖走了一個月零兩日。日子有限。怕爺心焦。可不趕著來了。賈珍道：我說呢。怎麼今兒纔來。我纔看那單子上。今年你這老貨又來打插臺來了。烏進孝忙進前兩步。問道：田爺說今年年成寔在不好。從三月下雨。接連着直到八月。竟沒有一連晴過五六日。九月一場。大的雹子。方近二三百里地方。連人帶房。並牲口糧食。打傷了上千上萬的。所以纔這樣小的。並不敢說謊。賈珍縐眉道：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銀子來。豈敢做什麼的。如今你們一共只剩了八九個庄子。今年倒有兩處報了旱潦。你們又打插臺。真是叫別過年了。烏進孝道：爺的這地方還算好呢。我兄弟雖我那裡只一百多地。竟又大差了。他現管着那府八處庄地。比爺這邊多着幾倍。今年也是這些東西。不過二三千兩銀子。也是有饑荒打呢。賈珍道：正是呢。我是過到可已。沒什麼外項大事。不過是一年的費用。我受用些。就費些。我受些。委曲就省些。再者年例送人請人。我把臉皮厚些。也就完了。比不得那府裡。道幾年添了許多花錢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却又不要添些銀子產菜。這一二年裡。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烏進

閻中伏後  
文許多事  
法

劇起後又

孝笑道那府裡如今雖添了事有去有來，娘和萬歲爺豈不賞呢？賈珍聽了，笑向賈蓉等道：「你們聽聽他說的，可笑不可笑？」賈蓉等忙笑道：「你們山坳海沿子上的，人那裡知道這道理？娘難道把皇上的庫給我們不成？他心裡總有這心，他不能作主，豈有不賞之禮？按時按節，不過是些彩緞古董頑意兒，就是賞也不過一百兩金子，纔值一千多兩銀子，設什麼？這二年那一年不賠出幾千兩銀子來？頭一年省親，連蓋花園子，我算算，那一注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二年再省一回親，只怕就窮窮了。」賈珍笑道：「所以他們庄客老是人外明，不知裡暗的事。黃柏木作了磬槌子，外頭體面，裡頭苦。」賈蓉又說：「又笑向賈珍道：果

亂樓夢

第廿四回

六

真那府裡窮了，前兒我聽見二嬸娘和鴛鴦悄悄商議，要偷老太太的東西去當銀子呢。賈珍笑道：「那又是鳳姑娘的鬼，那裡就窮到如此？他必定是見去路大了，是在暗得狠了，不知又要省那一項的錢，先設出這法子來，使人知道，說窮到如此了。我心裡却有個算盤，還不至此田地，說着便命人帶了烏進孝出去，好生待他，不在話下。這裡賈珍吩咐將方纔各物留出，供祖宗的，來將各樣取了些，命賈蓉送過榮府裡來，然後自己留了家中所用的，餘者派出等第一分一分的，堆在月臺底下，命人將族中子姪喚來，分給他們，接着榮國府也送了許多供祖之物，及給賈珍之物。賈珍看著收拾完備，器靴着鞋，披著一件

伏後文

此時若印說  
了回來便不  
去石匠之說  
矣只此可兄  
賈珍便道  
舊忘說兒不  
美亦不能退  
之

猓狝孫大皮祆命人在廳柱下石堦上太陽中鋪了一個大狼  
皮褥子，賈璉閑看各子弟們來領取年物，因見賈芹亦來領物，  
賈珍叫他過來說道：「你做什麼也來了？」誰叫你來的？賈芹垂手  
叫說：「聽見大爺這裡叫我們領東西，我沒等人去，就來了。」賈珍  
道：「我這東西原是給你那些閒著無事沒進益的叔叔兄弟們  
的那二年你閑著，我也給過你吃，你如今在那府裡管事，家廟  
裡官和尚道士們一月又有你的分例，外這些和尚的分例銀  
錢都從你手裡過，你還來取這個來，也太貪了，你自己瞧瞧，你  
穿的可像個手裡使錢辦事的？先前的說沒進益，如今又怎麼  
可比先倒不成了？」賈芹道：「我家裡原人口多，費用大，賈珍冷笑

紅樓夢 第五回

七

道：「你又支吾，我你在家廟裡幹的事，打諒我不知道呢，你到那  
裡自然是命了，没人敢抗違你，你手裡又有了錢，離著我們又  
遠，你就為王稱霸起來，夜夜招聚匪類，賭錢養老婆，小子這會  
子花得這個形像，你還敢領東西來，領不成東西，領一頓馱水  
棍去，纔罷等過了年，我必和你二叔說你回來，賈芹紅了臉，不  
敢答言。人回北府王爺送了對聯荷包來了，賈珍聽說忙命賈  
蓉出去款待，只說我不在家，買著去了。這裡賈珍攆走賈芹，看  
著領完東西，開屋給尤氏吃畢晚飯，一宿無話。至次日更忙，不  
必細說。已到了臘月二十九日，各色齋供兩府中都換了門  
神聯對掛牌，新油了桃符，煥然一新。寧國府從大門儀門大廳

愛初規族

必佳實於

眼中飛上

占皇文字

化板如信

之作但日

必上則實

琴珠生理

○所以用實

於大見實叙

已空歸雲門

也專以四實

必許極家正

實叙之採來

正九姓同法

此時句說實

叙陪祀空相

亦見規極列

去理夫○疏  
家呈外姻實  
叙已走入初

煖閣內廳內三門內儀門並內垂門直到正堂一路正門大開  
兩邊墻下一色殊紅大高燭點的兩條金龍一般次日由賈母

有封誥者皆按品級着朝服先坐八人大轎帶領家人進宮朝  
賀行禮領宴畢回來便到寧府煖閣下轎諸子弟有未隨入朝

者皆在寧府門前排班伺候然後引入宗祠且說寶琴是初次  
進祠祠觀看一面細細留神打諢這宗祠原來寧府西邊另一

個院子黑油柵欄內五間大門上向懸一匾寫著是賈氏宗祠  
四個字傍書特晉爵太傅前翰林學院事王希獻書兩邊有一

副長聯寫道

肝腦塗地兆姓賴保育之恩

紅樓夢 第五回

功名貫天百代仰蒸嘗之盛

也是王太傅所書進入院中白石甬路兩邊皆是蒼松翠栢月  
臺上鼎設着古銅彝等器抱厦前面懸一塊九龍金匾寫道

星輝輔弼

乃先皇御筆兩邊一副對聯寫道是

勲業有光昭日月

功名無間及兒孫

也是御筆上間正殿前懸一塊闢龍填青匾寫道是

慎終追遠



吳可巨此奉  
別薛情薛卿  
六丁了該男  
人同入室祠  
矣有此理矣

此兩三程袖好  
若六呈茶字  
二分呈他  
若久送未說  
費數費叔費  
政有肥仙殊  
何耶

老姉姓在詞  
中不見有執  
事何也

貪欲請存凡  
正是神儀若  
猴之時風姐  
以此我仙上  
不台記

靴履飄香之響一時禮畢賈赦買教尋便忙退出至榮府嵩嵒  
與賈母行禮尤氏上房地下鋪滿紅毡當地放着象鼻三足泥

酥流金瑤瑯大火盆正面炕上鋪着新猩紅毡子設着大紅彩  
繡雲龍捧壽的靠背引枕坐褥外另有黑狐皮的襪子搭在上

面大白狐皮坐褥請賈母上去坐了兩邊又鋪皮褥請賈母一  
輩的兩三位妯娌坐了這邊橫頭排揷之後小炕上也鋪了皮

褥讓邢夫人等坐下地下兩面相對十二張雕漆椅上都是一  
色灰鼠椅搭小褥每一張椅下一個大銅腳爐讓寶琴等姊妹

坐尤氏用茶盞親捧茶與賈母賈榮媳婦捧與眾老祖母然後  
尤氏又捧與邢夫人等賈蓉媳婦又捧與眾姐妹鳳姐李紈等

紅樓夢 第五回

只在地下伺候茶畢邢夫人等便先起身來侍賈母吃茶賈母  
與年老妯娌們閒話了兩三句便命看轎鳳姐忙上去攬靴

來尤氏笑回說已經預備下老太太的晚飯每年都不肯賞些  
體面用過晚飯再過去果然我們就不濟鳳丫頭了鳳姐兒攬

着賈母笑道老祖宗走罷借們家去吃去別理他賈母笑道你  
這裡供着祖宗忙得什麼兒是的那裡還攔的住我開况且我

每年不吃你們也要送去的不如還送了來我吃不下了留着明  
兒再吃豈不多吃些說的眾人都笑了又吩咐他好生派妥當

入夜裡坐着看香火不是大意的尤氏答應了一面走出來  
至燭閣前尤氏等閃過屏風小廝們纔領轎夫請了轎出大門

至燭閣前尤氏等閃過屏風小廝們纔領轎夫請了轎出大門

此句只以白卷是即八等

此茶祀掛珠  
而不安未定  
莫若于堂大

貧冬不生向  
已分中過年  
而入愛府家  
宴已在此理

尤氏亦隨邢夫人等則至榮府。這裡轎出大門，這一條街上，東一邊設立着寧國公的儀仗執事樂器來往行人皆屏退，不從。此過一時來至榮府，也是大門正門，一直開到裡頭，如今便不在煖閣下轎了。過了大廳，轉灣向西，至賈母這邊正廳上下轎。衆人圍隨，同至賈母正堂中間，亦是錦裯綉屏，煥然一新。當地火盆內焚着松柏香，百合草。賈母歸了坐，老嫗嬖來，問老太太們來行禮。賈母忙起身要迎，只見兩三個老妯娌已進來了。大家挽手笑了一回，讓了一回，吃茶去後，賈母只送至內儀門，就回來歸了正坐。賈敬、賈赦等領了諸子弟進來，賈母笑道：「一家難為你們不行禮罷。」一面男一起，女一起，一起俱行過紅樓夢 第五回

紅樓夢 第五回

十一

了禮，左右設下交椅，然後又按長幼挨次歸坐受禮。兩府男女小廝丫嬛亦按差役上中下行禮畢，然後散了押歲錢，並荷包金銀鏢等物，擺上合歡宴來。男東女西，歸坐獻屠蘇酒，合歡湯。吉祥菓如意糕，畢。賈母起身進內間更衣。衆人方各散出。那晚各處佛堂灶王前焚香，上供。王夫人正房院內設着天地紙馬香供，大觀園正門上挑着角燈，兩傍高照，各處皆有路燈。上下人等打扮的花團錦簇，一夜人聲雜沓，語笑喧填，爆竹起火，絡繹不絕。至次日五鼓，賈母等人按品上粧，擺全副執事進宮朝賀，兼祝元春千秋，領宴回來。又至寧府祭過列祖，方回來受禮。畢便換衣歇息。所有賀節來的親友，一槩不會，只和薛姨媽學。

嬸娘二人說話隨便。或和寶玉寶釵等姐妹。趕圍棋。摸牌。作戲。王夫人和鳳姐。天天忙着請人吃年酒。那邊廳上和院內。皆是戲酒。親友絡繹不絕。一連忙了七八天。纔完了。早又元宵將近。寧榮二府。皆張燈結彩。十一日是賈赦請賈母等。次日賈珍。又請賈母。王夫人和鳳姐兒。也連日被人請去吃年酒。不能勝記。至十五這一晚上。賈母便在大花廳上。命擺幾席酒。定一班小戲。滿挂各色花燈。帶領榮寧二府各子侄孫男孫媳等家宴。賈敬素不飲酒。茹葷。因此不去請他。十七日祀祖已完。他就出城修養。就是這幾天在家也。只靜室默處。一槩無聞。不在話下。賈赦領了賈母之賞。告辭而去。賈母知他在此不便。也隨他去了。

亂樓夢

卷四

七

賈赦到家中。和衆門客賞燈。吃酒。笙歌聒耳。錦綉盈眸。其取樂與這裡不同。這裡買母花廳上。擺了十來席酒。每席傍邊設一几。几上設爐瓶三事。焚香。御賜百合宮香。又有八寸來長四五寸寬二三寸高。點綴着山石的小盆景。俱是新鮮花卉。又有小洋漆茶盤。放着舊窠十錦小茶盃。又有紫檀雕嵌的大紗透繡花草詩字的纓絡。各色舊窠小瓶中。都點綴着歲寒三友玉棠富貴等鮮花。上面兩席。是李嬸娘薛姨媽坐。東邊單設一席。乃是雕甍龍獲屏矮足短榻。靠背引枕皮褥俱全。榻上設一個輕巧洋漆描金小几。几上放着茶碗。盃盃洋巾之類。又有一個眼鏡匣子。賈母歪在榻上。和衆人說笑一回。又取眼鏡向戲臺上。

照一圓又說恕我老了骨頭疼容我放肆些歪着相陪罷又命  
琥珀坐在榻上拿着美人拳搥腿榻下並不擺席面只一張高  
几設着高架纓絡花瓶香爐等物外另設一小高桌擺着杯盤  
傍邊一席命寶琴湘雲黛玉寶玉四人坐着每有酒飲菜來先捧  
給買母看喜則留在小桌上嚐嚐仍撇了放在席上只算他四  
人跟着買母坐下面方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位下邊便是九氏  
李纨鳳姐賈蓉的媳婦西邊便是賈釵李紋李綺岫烟迎春姐  
妹等兩邊大梁上掛著聯三聚五玻璃彩穗燈每席前鑿着倒  
垂荷葉一柄柄上有彩燭揀着這荷葉乃是洋鑽瑤瑤活信可  
以扭轉向外將燈影逼住照着看戲分外真切窗櫺門戶一齊

紅樓夢 第五回

何以遂却  
善

摘下全掛彩穗各種宮燈廊簷內外及兩邊遊廊單棚將羊角  
玻璃歡紗料絳或繡或畫或絹或紙諸燈掛滿廊上幾席就是  
賈珍賈璉賈環賈琮賈蓉賈芹賈芸賈茗賈菱等賈母也曾差  
人去請眾族中男女奈他們有年老的懶于熱鬧有家內沒有  
人又有疾病淹留要來竟不能來有一等妒富愧貧不肯來的  
更有怕鳳姐之為人賭氣不來的更有羞手羞脚不慣見人  
不敢來的因此族中雖外女眷來者不過賈藍之母婁氏帶了  
賈藍來男人只有賈芹賈芸賈茗二人賈菱亦不見四個現在鳳姐麾下辨  
事的來了當下人雖不全在家庭小宴也真熱鬧的當下又有  
林之孝的媳婦帶了六個媳婦抬了三張炕桌每一張上搭着

一條紅毡。放着選淨一般大新出局的銅錢。不用紅繩串穿著。每二人搭一張。共三張。林之孝家的叫將那兩張擺至薛姨媽李嬌娘的席下。將一張送至賈母榻下。賈母便說。放在當地罷。這媳婦素知規矩。放下棹子。一並將錢都打開。將紅繩抽去。堆在桌上。此時唱的西樓會。正是這齣將完。子叔夜賭氣去了。那文豹便發科。湏道。你賭氣去了。恰好今日正月十五。榮國府裡老祖宗家裏待我騎了這馬。趕進去討些菓子吃。是要驢的說。畢。引得賈母等都笑了。薛姨媽等都說。好個鬼頭孩子。可憐見的。鳳姐便說。這孩子纔九歲了。賈母笑說。難爲他說得巧。說了一個賞字。早有兩個媳婦已經手下預備下小筐籬。聽見一個

紅樓夢

第五十三回

賞字。走上去將棹上散堆錢。每人撮了一筐籬。走出來向戲臺說。老祖宗姨太太親家太太賞文豹買菓子吃的。說畢。向臺一撒。只聽豁啣啣滿臺的錢响。賈珍賈璉已命小廝們抬大筐籬的錢預備。未知怎生賞法。且聽下回分解。

鋪敘緊密。作者於費心機。而讀者毫無

去趣。然在此書自不可少。

賈宅年節及初祭規模。在此時鋪敘。

且從寶琴目中寫出一是文字。濃淡相

向。一是一是。見寶釵親事。垂成。心

故曰寶琴許梅翰林梅者媒也

寶琴非愛向之親戚何得入初与祭与贾氏在房  
男子見向乎韻呈子愈烏有之人而說來殊有情  
理詳見眉批○意者王夫人恐了乾女便印齒之  
於探春之列亦第一女耶姑釵初大神儀一  
去尚學焉之小女子眼中看出搖不入情

紅樓夢

杭州圖書館

紅樓夢

杭州圖書館

紅樓夢第五十四回終

史太君破陳腐舊倉 王熙鳳效戲彩班衣

却說賈珍賈璉暗暗預備下大筐籬的錢，聽見賈母說賞忙命小廝們快撒錢，只聽滿臺錢响，賈母大悅，二人遂起身。小廝們忙將一把新煖銀壺捧來，遞與賈璉手內，隨了賈珍趨至裡面。賈珍先到李嬪娘席上，躬身取下杯來，回身賈璉忙斟了一盞，然後便至薛姨媽席上，也斟了二人，忙起來笑說：二位爺請坐着罷了，何必多禮。於是除邢王二夫人滿席都離了席，俱垂手傍站。賈珍等至賈母榻前，因榻矮，二人便屈膝跪了。賈珍在前捧盃，賈璉在後捧盃，雖祇二人捧酒，那賈琮弟兄等却都是一溜排班，隨着他二人進來，見他二人跪下，都一溜跪下。寶玉也忙跪下，湘雲悄推他笑道：你這會子又帮着跪下做什麼？有這麼著的呢，你也去斟一巡酒，豈不好？寶玉悄笑道：再等一會再斟去。說著，等他二人斟完起來，又給邢王夫人斟過了。賈珍笑說：妹妹們怎麼著呢？賈母等都說道：你們去罷，他們倒便宜些呢。賈珍等方退出，當下天有二鼓，戲演的是八義觀燈。八齣正在熱鬧之際，寶玉因下席往外走，賈母問往那裡去，外頭炮張利害，留神天上吊下火紙來，燒着寶玉，笑回說：不往遠去，只出去就來。賈母命婆子們好生跟着，要是寶玉出來，只有麝月秋紋幾個小丫頭隨着。賈母因說：襲人怎麼不見，他如今也有

紅樓夢

第五十四回

一

王夫人鳳姐

必此回獲裝

人此善文也

只是快些寫

叙也

直說和再  
不用來叙

些拿大了。單支使小女孩兒出來。王夫人忙起身笑說道：他媽

前日斃了，因有熱孝，不便前頭來。賈母點頭又笑道：跟主子那

講不起這孝與不孝，要是他還跟我，難道這會子也不在這裡。

這些竟成了例了。鳳姐忙過來笑回道：今晚便沒孝，那園子

裡頭也須得看著燈燭花爆，最是擔險的。這裡一唱戲，園子裡

的誰不來偷瞧瞧。他還細心，各處照看。況且這一散後，寶兄弟

回去睡覺，各色都是齊全的。若他再來了，衆人又不經心，散了

回去，鋪蓋也是冷的，茶水也不齊全，便各色都不便宜。所以然我

叫他不用來。老祖宗要叫他來，他就叫他就是了。賈母聽了這

話，忙說你這話狠是你必想的週到，快別叫他了。但只他媽幾

紅樓夢 第卅回

時沒了，我怎麼不知道。鳳姐兒笑道：前兒襲人去，親自回老太太

太的，怎麼倒忘了。賈母想了想，笑道：想起來了。我的記性竟平

常了。衆人都笑說：老太太那裡記得這些事。賈母因又嘆道：我

想著他從小兒伏侍我一場，又伏侍了雲兒，末後給了這<sub>這</sub>個魔王

給他，魔了這好幾年。他又不是僧們家，根生土長的奴才，沒受

過俗們什麼大恩典，他娘沒了，我想着要給他幾兩銀子發送

他娘，也就忘了。鳳姐兒道：前兒太太賞了他四十兩銀子，就是

了。賈母聽說，點頭道：這還罷了。正好前兒鴛鴦的娘也死了。我

想他老子娘都在南邊，我也沒叫他家去守孝。如今他兩處全

禮，何不叫他二人一處作伴去。又命婆子拿些菓子菜饌點心

禮，何不叫他二人一處作伴去。又命婆子拿些菓子菜饌點心

上文極熱鬧

喧闐此安

作清靜兩於

之故呈文字

節去

襲人心恬  
意足矣

之類和他二人吃去琥珀笑道這會了他早就去了說着大家又吃酒看戲且說寶玉一逕來至園中衆婆子見他回房便不跟去只坐在園門裡茶房裡烤火和管茶的女人偷空飲酒閒牌寶玉至院中雖是燈光燦爛却無人聲麝月道他們都睡了不成借們悄悄進去嚇他們一跳也好大家躡手躡腳潛踪進鏡壁去一看只見襲人和一個人對歪在地炕上那一頭有兩個老嬷嬷打盹寶玉只當他兩個睡着了纔要進去忽聽鴛鴦嗽了一聲說道天下事可知難定論理你單身在這裡父母在外頭每年他們東去西來沒個定準想來你是再不能送終的了偏生今年就死在這裡你倒出去送了終襲人道正是

紅樓夢

第五回

三

我也想不到能殼着若說母殞殮回了太太又賞了四十兩銀子這倒也算養我一場我也不敢妄想了寶玉聽了忙轉身悄悄麝月等道誰知他也來了我這一進去他又賭氣走了不如借們回去罷讓他兩個清清淨淨的說話襲人正在那裡悶着幸他來的好說着仍悄悄出來寶玉便走過山石後去站着揀衣麝月秋紋皆站住背過臉去口內笑說蹲下再解小衣留神風吹了肚子後面兩個小丫頭兒那裡小解忙先出夫茶房內預備水去了這裡寶玉剛過來只見兩個媳婦迎面來了使又問是誰秋紋道寶玉在這裡呢大呼小叫留神嚇着罷那媳婦們忙笑道我們不知大節下來惹禍了姑娘們可連日辛苦了說着

已到跟前。麝月等問手裡拿著什麼。媳婦道：「郊頭唱的是八義，沒唱混元盒。那裡又跑出金花娘娘來了。」寶玉命揭起來。我瞧瞧秋紋。忙上去將兩個盒子揭開。兩個媳婦忙蹲下身子。寶玉看了兩個盒內，都是席上所有的上等菓品茶點。點了一點頭就走。麝月等忙胡亂擲了盒蓋，跟上來。寶玉笑道：「這兩個女人倒和氣會說話。他們天天乏了，倒說你們連日辛苦，倒不是那矜功自伐的庸月道。這兩個就好，那不知理的，是太太知理。寶玉道：你們是明白人，擔待他們是粗夯可憐的人，就完了。」一面說，一面就走出了園門。那幾個婆子雖吃酒閉牌，却不住出來打探。見寶玉出來，也都跟上來。到了花廳廊上，只見那兩個小子頭一個捧著個小盆，又一個搭著手巾，又拿著漚子小壺兒。在那裡久等。秋紋先忙伸手向盆內試了試，說道：「你越越粗心了，那裡弄得這冷水。」小子頭笑道：「姑娘瞧瞧，這個天我怕水冷，到底是滾水，這還冷了。」正說着，可巧見一個老婆子提著一壺滾水走來。小子頭就說：「好奶奶，過來給我倒上些水。」那婆子道：「姐姐，這是老太太沏茶的，勸你去昏罷。那裡就走了大脚呢。」秋紋道：「不管你是誰的，你不給我管把老太太的茶吊子倒了洗手。」那婆子回頭見了秋紋，忙提起壺來，倒了些秋紋道：「數了，你這麼大年紀，也沒見識，誰不知是老太太的要不替的，就敢要了。」婆子笑道：「我眼花了，沒認出這姑娘來。」寶玉洗手。

紅樓夢 第廿四回

又笑

玉夫人必以此  
為依三徑狂  
七  
簡中冷夢  
鳳姐之索

紅樓夢 第五回

五

那小了頭子拿小壺兒倒了漚子在他手內寶玉洗了手秋紋  
麝月也趁熱水洗了一回跟進寶玉來寶玉便要了一壺燉酒  
也從李嬪娘斟起他二人也笑讓坐賈母便說他小人家別讓  
他斟去大家到要乾過這盃說着便自己乾了邢王二夫人也  
忙乾了薛姨媽李嬪娘也只得乾了賈母又命寶玉道你連姐  
姐妹妹的一齊斟上不許亂斟都要叫他乾了玉寶聽說答應  
着——按次斟上了至黛玉前偏他不飲拿起盃來放在寶玉  
唇邊寶玉一氣飲乾黛玉笑說多謝寶玉替他斟上一盃鳳姐  
兒便笑道寶玉別喝冷酒仔細手顫明兒寫不的字拉不的弓  
寶玉道沒有吃冷酒鳳姐兒笑道我知道沒有不過白囑咐你

然後寶玉將裡面斟完只除賈蓉之妻是命了鬟們斟的復出  
至廊下又給賈珍等斟了坐了一回方進來仍歸舊坐一時上  
湯之後又接著獻元宵賈母便命將戲暫歇小孩子們可憐見  
的也給他們些滾湯熱菜的吃了再唱又命將各樣菓子元宵  
等物拿些給他們吃一時歇了戲便有婆子帶了兩個門下常  
走的女先兒進來放了兩張杌子在那一邊賈母命他們坐了  
將絃子琵琶遞過去賈母便問李薛二人聽什麼書他二人都  
回說不拘什麼都好賈母便問近來可又添些什麼新書兩個  
女先兒說倒有一段新書是殘唐五代的故事賈母問是何名  
女先兒回說這叫做鳳求鸞賈母道這個名字倒好不知因什

麼起的先說大槩。若好再說。女先兒道。這書上乃是說殘唐之時。那一位鄉紳。本是金陵人氏。名喚王忠。曾做兩朝宰輔。如今告老還家。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喚王熙鳳。眾人聽了。笑將起來。賈母笑道。這不象了。我們鳳丫頭了。媳婦忙上去推他。說是二奶奶的名字。少混說。賈母道。你只管說罷。女先兒忙笑着站起來。說我們該死了。不知是奶奶的諱。鳳姐兒笑道。怕什麼。你說罷。重名重姓的。冬着呢。女先兒又說道。那年王老爺打發了王公子上京趕考。那日遇了大雨。到了一個庄子上避雨。誰知這庄上也有位鄉紳。姓李。與王老爺是世交。便留下這公子住在書房裡。這李鄉紳膝下無兒。只有一位千金小姐。這小姐

紅樓夢

第六回

六

芳名叫做雛鶯。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賈母忙道。怪道叫做鳳求鶯。不用說了。我已經猜着了。自然是王熙鳳要求這雛鶯小姐爲妻了。女先兒笑道。老祖宗原來聽過這回書。眾人都道。老太太什麼沒聽見過。就是沒聽見。也猜着了。賈母笑道。這些書就是一套子。左不過是些佳人才子。最沒趣兒。把人家女兒說的這麼壞。還說是佳人。編的連影兒也沒有了。開口都是鄉紳門第。父親不是尚書。就是宰相。一個小姐。必是愛如珍寶。這小姐必是通文知禮。無所不曉。竟是絕代佳人。只見了一個清俊男人。不啻是親是友。想起他的終身大事。來父母也忘了。書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點兒。像個佳人。就是滿腹文章。做

怪有針對  
控遺老餓  
者徒各愧  
於心步

是表白條  
玉堂

出這樣事來也。算不得是佳人了。比如一個男人家滿腹的文章去做賊。難道那王法看他是个才子。就不入賊情一案了不成。可知那編書的是自己堵自己的嘴。再者。既說是世宦書香大家子的小姐。又知禮讀書。連夫人都知書識禮的。就是告老還家。自然奶媽子丫頭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麼這些書上。凡有這樣的事。就只小姐和緊跟的一個丫頭知道。你們想想。那些人都是管做什麼的。可是前言不答後語了。不是眾人聽了都笑說。老太太這一說是說都批出來了。賈母笑道。有個原故。編這樣書的人。有一等妬人家富貴的。或者有求不遂。心所以編出來。遭塌人家。再有一等人他自己看了這些書。看邪了。

紅樓夢  
第五回

七

一兵向父  
照實。叙換制  
登。事

想着得一個佳人纔好。所以編出來取樂兒。他何常知道那世宦讀書人家兒的道理。別說那書上那些大家子。如今眼下拿著借們這中等人家說起。也沒那樣的事。別叫他謗掉了下巴。賸子罷。所以我們從不許說這些書。連了頭們也不懂這些話。這幾年我老了。他們姐兒們住的遠。我偶然問了。說幾句聽聽。他們一來就忙着止住了。李薛二人都笑說。這正是大家子的規矩。連我們家也沒有這些雜話。叫孩子們聽見。鳳姐兒走上來斟酒笑道。罷罷。酒冷了。老祖宗喝一口潤潤嗓子。再拼說罷。這一回就叫做辨謊記。就出在本朝。地本年本月日本日本時。老祖宗一張口難說兩家話。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是真是謊且

不表再整觀燈看戲的人。老祖宗且讓這二位親戚吃盃酒看  
兩齣戲着再從逐朝話言辨起如何。面說一面斟酒一面笑  
未說完衆人俱已笑倒了。兩個女先兒也笑個不住。都說奶奶  
好剛口。奶奶要一說書真連我們吃飯的地方都沒了。薛姨媽  
笑道。你少興頭些。外頭有人比不得往常。鳳姐兒笑道。外頭只  
有一位珍大哥哥。我們還是論哥哥妹妹。從小兒一處淘氣。淘  
了這麼大。這幾年因做了親。我如今立了多少規矩了。便不是  
從小兒兒妹。只論大伯子小嬸兒。那二十四孝上斑衣戲彩。他  
們不能來戲彩。引老祖宗笑一笑。我這裡好容易引的老祖宗  
笑一笑。多吃了一點東西。大家喜歡。都該謝我。纔是。難道反笑

紅樓夢 第五回

八

我不成。賈母笑道。可是這兩日我竟沒有痛痛的笑一場。倒是  
虧他攪一路說笑的我這裡痛快了些。我再吃鍾酒。吃着酒。又  
命寶玉來敬你姐姐一杯。鳳姐兒笑道。不用他敬我。討老祖宗  
的壽罷。說着。便將賈母的杯拿起來。將半盃剩酒吃了。將盃遞  
與丫鬟。另將溫水浸的盃換一個上來。於是各席上的都撤去。  
另將溫酒浸着的代換。斟了新酒上來。然後歸坐。女先兒道。  
老祖宗不聽這書。或者彈一套曲子聽聽罷。賈母道。你們兩個  
斟一套將軍令罷。二人聽說。忙合絃按調撥弄起來。賈母因問  
天有幾更了。衆婆子忙回三更了。賈母道。怪道寒浸浸的起來。  
早有衆丫鬟拿了添換的衣裳送來。王夫人起身陪笑說道。老

太太不如挪進燂閣裡地炕上倒也罷了。這二位親戚也不是外人。我們陪著就是了。賈母聽說笑道：「既這樣說，不如大家都挪進去，豈不煖和？」王夫人道：「恐裡頭坐不下。」賈母道：「我有道理。如今也不用這些棹子，只用兩三張筵起來，大家坐在一處，擠著又親熱，又煖，和家人都道：「這纔有趣兒。」說着便起了席。眾媳婦忙撤去殘席，裡面真順逆了三張大棹，又添換了菓饌，擺好。賈母便說：「都別拘禮，聽我分派。」你們就坐纔好。說着便讓薛李正面上坐，自己西向坐了。叫寶琴、黛玉、湘雲三人皆繫依左右坐下。向寶玉說：「你挨著你太太。」於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中夾著寶玉。寶釵等姐妹在西邊挨次下去，便是甚氏帶着賈賈、尤氏。

紅樓夢 第五回

李執夾着賈蘭下面，攢頭是賈蓉媳婦胡氏。賈母便說：「珍哥帶著你兄弟們去罷。」我也就睡了。賈珍等忙答應，又都進來聽吩咐。賈母道：「快去罷，不用進來纔坐好了。」又都起來，你快歇著罷。明兒還有大事呢。賈珍忙答應了，又笑道：「留下蓉兒斟酒纔是。」賈母笑道：「正是忘了他。」賈珍應了一個是，便轉身帶領賈璉等出來。二八自是歡喜，便命人將賈琮、賈璉各自送回家去，便約了賈璉去追歡買笑，不在話下。這裡賈母笑道：「我止想着，雖然這些人取樂，必得重孫一對，雙全的在席上纔好。」蓉兒這可全了。蓉兒和你媳婦坐在一處，倒也團圓了。因有家人媳婦呈上戲單，賈母笑道：「我們娘兒們正說得興頭，又要吵起來。況且那

琴兒媳婦  
去是茶府  
小兒  
加祝  
我來

此書不受右  
情法

孩子們熬夜怪冷的也罷且叫他們歇歇把咱們的女孩子們  
叫他來就在這台上唱兩齣罷也給他們瞧瞧媳婦子們聽了  
答應出來忙的一面着人往大觀園去傳人一面二門口去傳  
小廝們伺候小廝們忙至戲房將班中所有大人一槩帶出只  
留下小孩子們一時梨香院的教習帶了文官等十二人從遊  
廊角門出來婆子們抱着幾個軟包因不及抬箱料着賈母愛  
聽的三五齣戲的彩衣包了來婆子們帶了文官等進去見過  
只垂手站着賈母笑道大正月裡你師父也不放你們出來逛  
逛你們如今唱什麼纔剛八齣八義鬧的我頭疼俾們清淡些  
好你瞧瞧薛姨太太這李親家太太都是有戲的人家不知聽  
過多少好戲的這些姑娘們都比咱們家的姑娘見過好戲聽  
過好曲子如今這小戲子又是那有名頑戲的人家的班子雖  
是小孩子却比大班子還強咱們好歹別落了褒貶少不得弄  
個新樣兒的呀芳官唱一齣尋夢只用簫和笙餘者一槩不  
用文官笑道老祖宗說的是我們的戲自然不能入姨太太和  
親家太太姑娘們的眼不過聽我們一個發脫口齒再聽個碟  
籠罷了賈母笑道正是這話了李嬪娘薛姨媽喜的笑着好個  
靈透孩子你也跟着老太太打趣我們賈母笑道我們這原是  
隨便的頑意兒又不去做買賣所以竟不大合時說着又叫  
葵官唱一齣惠明下書也不用抹臉只用這兩齣叫他們二位

紅樓夢 第五回

十

何以至此

太太聽個助意見罷了。若省了一點兒力，我可不能依。文官等聽了出來，忙去扮演上臺。先是尋夢，次是下書，眾人鴉雀無聞。薛姨媽笑道：「是在戲也看過幾百班，從沒見過只用簫管的。賈母道：『也有，只是像方纔西樓楚江晴一隻，多有小生吹簫合的。這合大套的，是在少道也。在人講究罷了。這簫什麼出奇，又指著湘雲道：『我像他這麼大的時候兒，他爺爺有一班小戲，偏有一個彈琴的，奏了西廂記的聽琴，玉簫記的琴挑，續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這個更如何。』眾人都道：『那更難得了。』賈母於是叫過媳婦們來，吩咐文官等，叫他們吹彈一套燈月圓。媳婦們領命而去。當下賈蓉夫妻二人捧酒一巡，鳳姐兒因

紅樓夢

第卅回

二

賈母十分高興，便笑道：「趁着女先兒們在這裡，不如借們傳梅行一套春喜上眉梢的令如何？」賈母笑道：「這是個好令啊。正對時景兒。忙命人取了黑漆銅釘花腔令鼓來，給女先兒擊着。席上取了一枝紅梅，賈母笑道：『到了誰手裡，住了鼓，吃一杯。』也要說些什麼纔好。鳳姐兒笑道：『依我說，誰像老祖宗要什麼有什麼呢？我們這不會的，不沒意思嗎？怎麼能雅俗共賞纔好？不如誰住了，誰說個笑話兒罷。』眾人聽了，都知道他素日善說笑話兒。肚內有無限的新鮮趣令，今見如此說，不但在席的諸人喜歡，連地下伏侍的老小，人等無不歡喜。那小了頭子們，都忙去找姐姐叫妹妹的，告訴他們，快來聽。二奶奶又說笑話兒了。眾

了頭子們便擠了一屋子。子是戲完樂罷。賈母將些湯細點菓給文官等吃去。便命响鼓。那女兒兒們都是慣熟的。或緊或慢。或如殘漏之滴。或如迸豆之急。或如驚馬之馳。或如疾雷之光。忽然暗其鼓聲。那梅方運至。賈母手中鼓聲恰住。大家哈哈大笑。賈蓉忙上來斟了一杯。衆人都笑道。自然老太太先喜了。我們纔托賴些喜。賈母笑道。這酒也罷了。只是這笑話兒倒有些難說。衆人都說。老太太的比鳳姑娘說的還好。賞一個我們也笑一笑。賈母笑道。並沒有新鮮招笑兒的。少不得老臉皮厚的說一個罷。因說道。一家子養了十個兒子。娶了十房媳婦兒。惟有第十房媳婦兒聰明伶俐。心巧嘴乖。公婆最疼。成日家說那九個不孝順。這九個媳婦兒委屈。便商議說。偕們九個心裡孝順。只是不像那小蹄子兒嘴巧。所以公公婆婆只說他好。這委屈向誰訴去。有主意的說道。偕們明兒到閨王廟去燒香。和閨王爺說去。問他一問。叫我們托生爲人。怎麼單單給那小蹄子兒一張乖嘴。我們都入了夯嘴裡頭。那八個聽了。都喜歡說。這個主意不錯。第二日。便都往閨王廟裡來燒香。九個都在供桌底下睡著了。九個魂專等閨王駕到。左等不來。右等也不到。正着急。只見孫行者駕着筋斗雲來了。看見九個魂。便要拿金箍棒打來。嚇得九個魂忙跪下。央求孫行者問起原故來。九個人忙細細的告訴了他。孫行者聽了。把腳一跺。歎了一日氣。道這

愛母錢鳳姐  
自不候還箱  
吳尤氏前  
偷別人取  
笑別針洋不  
對去少說言正  
鳳姐抖擻實  
看舅才

原故幸虧遇見我等着闔王來了。他也不得知道八個人聽了。就求說大聖發個慈悲。我們就好了。孫行者笑道。却也不難。那日你們妯娌十個托生時。可巧我到闔王那裡去。因為撒了一泡尿在地下。你那個小嬌兒便吃了。你們如今要伶俐嘴乖。有的是尿。再撒泡你們吃就是了。說畢。大家都笑起來。鳳姐兒笑道。好的呀。幸而我們都是秀嘴秀腮的。不然也就吃了猴兒尿了。尤氏婁氏都笑向李執道。借們這裡頭。誰是吃過猴兒尿的。別枉沒事人兒。薛姨媽笑道。笑話兒在對景就發笑。說着又擊起鼓來。小丫頭子們只要聽鳳姐兒的笑話。便悄悄的扣女兒兒說明。以咳嗽爲記。須臾傳至兩遍。剛到了鳳姐兒手裡。小丫頭子們故意咳嗽。女先兒便住了。衆人齊笑道。這可拿住他了。快吃了酒。說一個好的罷。別太鬧人。笑的腸子疼。鳳姐兒想一想。笑道。一家子也是過正月節。合家賞燈吃酒。真真的熱鬧非常。祖婆婆。太婆婆。媳婦。孫子。媳婦。重孫子。媳婦。親孫子。媳婦。重孫子。重孫子。灰孫子。滴里搭拉的。孫子。孫女兒。外孫女兒。姨表孫女兒。姑表孫女兒。噯。噯。噯。真好熱鬧。衆人聽他說着。已經笑下了。都說聽這數貧嘴的。又不知要編派那一個呢。尤氏笑道。你要招我。我可撕你的嘴。鳳姐兒起身拍手笑道。人家這裡費力。你們緊著混。我就不說了。費母笑道。你說你的。底下怎麼樣。鳳姐兒想了一想。笑道。底下就團團的坐了一屋子。吃了一夜酒。

紅樓夢 第五回

就散了。衆人見他正言厲色的說了，也都再無有別語。恹恹的還等往下說，只覺他冰冷無味的就住了。湘雲看了他半日，鳳姐兒笑道：「再說一個過正月節的。」幾個人拿著房子大的炮張往城外放去，引了上萬的人跟着瞧去。有一個性急的人等不得，就偷着拿香點着了，只見撲哧的一聲，衆人悶然一笑，都散了。這拾炮張的人，抱怨賣炮張的，捍的不結實，沒等放就散了。湘雲道：「難道本人沒聽見？」鳳姐兒道：「本人原是個聾子，衆人聽說想了一回，不覺失聲都大笑起來，又想著先前那個沒完的，問他道：「先那一個到底怎麼樣？」也該說完了。鳳姐兒將棹子一拍道：「好囉唆！」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年也完了，節也完了，我看

人忙着收東西，還鬧不清那裡還知道底下的事了。衆人聽說，復又笑起来。鳳姐兒笑道：「外頭已經四更多了，依我說，老祖宗也乏了，偈們也該聾子放炮張散了罷。」尤氏等用絹子握著嘴笑的，仰後合，指他說道：「這個東西真會數貧嘴。」賈母笑道：「真真這鳳丫頭越發鍊貧了。」一面說，一面吩咐道：「他提起炮張來，偈們也把烟火放了，解解酒。」賈蓉聽了，忙出去帶着小廝們，就在院子內安下屏架，將烟火設帶齊備。這烟火俱係各處進貢之物，雖不甚大，却極精緻，各色故事俱全，夾着各色的花炮，簫土，稟氣虛弱，不禁劈拍之聲。賈母便攙他在懷內，薛姨媽便攙湘雲。湘雲笑道：「我不怕寶釵笑，他專愛自己放大炮張，還怕這。」

個呢。王夫人便將寶玉摟入懷內。鳳姐笑道：「我們是沒人疼的。」尤氏笑道：「有我呢。我摟著你。你這會子又撒嬌兒了。」聽見放炮，張就像吃了蜜蜂兒尿的，今兒又輕狂了。鳳姐兒笑道：「等散了，偕們園子裡放去。我比小廝們還放的好呢。」說話之間，外面一色色的放了。又放。又有許多滿天星，九龍入雲，平地一聲雷，飛天十响之類的。零星小炮，張放罷，然後又命小戲子打了一回。連花落，撒得滿臺的錢。那些孩子們滿臺的搶錢取樂。上湯時，賈母說：「夜長不覺得有些餓了。」鳳姐忙道：「有預備的鴨子肉粥。」賈母道：「我吃一些清淡的罷。」鳳姐兒忙道：「也有煮兒熬的粳米粥。」預備太太們吃齋的。賈母道：「倒是這個還罷了。」說著，已經撒

紅樓夢

第五回

五

去。殘席內外另設各種精緻小菜。大家隨意吃了些，用過嗽口茶。方散。十七日一早，又過寧府行禮，伺候掩了祠門，收過影像。方回來。此日便是薛姨媽家請吃年酒。賈母連日覺得身上乏了，坐了半日，則來了。自十八日以後，親友來請，或來赴席的，賈母一槩不會。有邢夫人、王夫人、鳳姐三人料理。連寶玉只除王子騰家去了。餘者亦皆不去。只說是賈母留下解悶。當下元宵已過，鳳姐忽然小產了，合家驚慌，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簡文 五 甚精彩 五 鋪敘自佳

紅樓夢第五十四回終

紅樓夢

杭州圖書館

紅樓夢

杭州圖書館

◎ 杭州圖書館

◎ 杭州圖書館